

好想 谈恋爱



在这座空旷的城市 爱情似乎只是一个传说
刘珈辰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好想 谈恋爱

刘珈辰 /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想谈恋爱 / 刘珈辰著. —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11

ISBN 978-7-80729-490-0

I. 好…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5631号

书 名 好想谈恋爱

著 者 刘珈辰

责任编辑 华 艳

版式设计  13148 933701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4千字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490-0

定 价 19.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4)

德
飞



辛
夷



半
夏



1

周三晚上，是德飞、半夏、辛夷聚会的时间。地点是辛夷家。因为只有她还是独身——至少在周三晚上她可以保证是独身。

德飞和辛夷是初中、高中同学，德飞和半夏又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三人都在这个城市工作。更巧的是，她们最终竟然陆续搬入了同一个小区——蓝湖花园，还有什么能阻止她们成为亲密朋友呢？

辛夷早早准备好茶具，等待那二位登门。这一次聚会比起平时更让人盼望，因为德飞太忙，聚会已经中止快两个月了。

八点半，德飞神采奕奕地出现了。染成栗色的头发高高挽在头顶，银色短上衣故意小了一号，紧紧地勾勒出腰身，小A裙，高筒靴，踩得地板咯噔咯噔响。

辛夷赞扬地拍手。

德飞越发矜持地挥手：“嗨——”

她款款环顾，发现只有辛夷一个，半夏竟然还没到，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拿起电话就拨。

放下电话说：“她两分钟就到。”

辛夷点燃烟，抽了一口，懒洋洋地说：“这话她两个小时前告诉过我。”

“真是的。还等着她来我有事情要说！——现在别问，省得我说第二遍。”德飞斜躺下去，腿搭上沙发扶手，拖长声音：“上茶——”

半夏不仅姗姗来迟，还违规带着她四岁的女儿泡泡，不仅如此，胳膊窝甚至还挟着小狗点点。她倒也自觉，进门就解释：“高磊不在家。放心，泡泡要做幼儿园的手工作业，点点跟她，都不会打扰我们。”

辛夷皱眉弓腰，扭头察看点点的脚丫子。半夏翻起点点雪白的脚让她看：“出门前用香皂洗过了。”

辛夷这才挥手示意放点点下地。

安顿好泡泡和小动物，辛夷和半夏坐下恭听德飞宣布重要事项。

德飞放下茶杯，清清嗓，声调平稳地说：“听我说，我离婚了。”

半夏和辛夷望着她，眨巴了一下眼睛。

半夏：“你再说清楚点。”

德飞字正腔圆地说：“我，离婚了。”

半夏摆摆手，“我们听清楚了！是叫你说具体点。”

“具体？”德飞瞪着天花板构思了两秒，“好吧，这么说吧，八年前，我，德飞，属于我老爸老妈，六年前的夏天，我和一个叫胡

雷的男人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并且以为自己将在这个家庭中终老一生——和自己爱的人一起变老。那个时候，我非常非常确信，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从此可以从容笑看别人折腾了。两个月前，胡雷突然告诉我——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他说，他必须得跟我离婚，他爱上别人了，而那个别人已经怀上他的孩子。”

半夏手中的茶杯当啷落地，杯子跳了几下，德飞一把抄起来，一看，竟然没破。

她没想到半夏的反应这么强烈，毕竟是朋友啊！

半夏瞪着一双大眼睛，万般不解地问：“为什么呀？！”

辛夷也推推她：“是啊，说啊！”

“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半夏：“那，现在怎样？”

“现在？现在他可能在忙着结婚吧，或者已经结了，要不那女人穿不下婚纱了。”

半夏急了，“你还管她穿不上婚纱？谁管他们，问你呢！你现在怎么样？”

“我？——自由了。重获自由了。”

“你不……”半夏欲言又止，脸上表情在怜悯与质疑之间换来换去，最后问道：“你现在的感觉，还行吧？”

德飞摊摊手，“不行又能怎样？你们都看到了，还行吧。”

半夏脸上彻底是怜悯了，她忍住眼泪，用力地拥抱德飞。

“干吗呢，干吗呢？”辛夷扯开半夏，“干吗要把她弄哭？我相信德飞已经调整好自己了。——德飞，这段时间你就是在忙这个吧？”

德飞点点头，“对。”

辛夷拍拍她的肩，“好样的！我最看不起为个男人死去活来的女人！”她跳起身，打开酒柜，拿出酒，“来，咱们为重获自由干杯！”

“欢迎回到自由世界！干杯！为自由干杯！”辛夷举杯一口而干，然后热烈地拥抱德飞和半夏，仿佛得到自由的是她。

在辛夷的主持下，不一会儿，三个人挤在一张沙发上，搭着肩，摇晃着身体，一边喝酒，一边放声高歌。

聚会竟然又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辛夷对德飞说：“我们银行新来一个人。非常强壮，胳膊有我腰粗，要不要我给你牵线？”

德飞立即敛笑正容，疾言厉色道：“不要不要！”

“拜托，不要浪费来之不易的自由！”

“不是我想浪费。没办法，现在别说男人，但凡是公的，我一眼都恨得磨牙！臭男人，通通没一个好东西！”

“哦？——点点！点点快过来！”辛夷大声招呼。

半夏的小公狗点点被冷落在一边多时，一听召唤，摇着尾巴激动地蹿过来，挤到她们腿间，还讨好地在德飞裸露的腿上蹭了一下。

情况天天在变化，

情感不变吗？

所以，

总有人在“一起变老”的约定中抽身而去。



德飞刷地抬起腿，愤怒地瞪着搔首弄姿的点点。

“它阉过了。”半夏说。

“哦。”德飞释然，放下玉腿。

辛夷难以置信：“My God！你这后遗症也太严重了吧！”

“那是！”德飞说，“我告诉你们，我再也不会结婚了！再也不会，和臭男人有任何瓜葛！我已挥刀自宫！”

辛夷击额惊呼：“可怕！婚姻真是可怕！杀伤力也太强了吧？！”

“婚姻的幸福和不幸，都算得上是一号生化武器。”半夏补充，“你看我，算幸福吧？可是太幸福了对女人也不见得是好事，为了高磊，我简直连自我都没有了！”

“哇，你这样幸福的人竟然说得出这么有哲理的话！”辛夷赞扬地拍半夏的肩。

半夏趁机规劝辛夷：“你以后好自为之吧。一定要有个幸福的婚姻，婚姻不幸是女人最大的不幸。”

“放心，那样的话我会全身而退。”

德飞笑道：“全身而退？是褪皮的褪吧？‘全身而褪’。”

“就是！”半夏补充。

辛夷一挑桃花眼，对半夏说：“别担心我，好好担心一下自己，像你这种童话公主，事到临头还不跟天塌下来一样！”

“我才不担心！”半夏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德飞看了一眼半夏，嘴角掠过一丝笑。辛夷从来都认为，她和高磊的爱情是最热烈、最真挚、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辛夷老实不客气地说：“什么不一样！都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

半夏不屑辩解。

辛夷转向德飞：“听我的，德飞，女人要忘掉一个男人，最好的办法是赶紧再找个男人。这对痴情的女人最管用。”

“哦？”德飞问半夏，“还记得大学时候隔壁宿舍那个女生吗？就是绰号叫‘周一哥’的那个？”

“她呀，当然记得。”

德飞转向辛夷解释：“我们大学的一个同学，差不多一周换一个男朋友，以前我们以为她是道德指数太低。照你的说法，那她是太痴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好从旧情中解脱。”

“你们还别不服气，难说人家就是个多情的人。你们根本不了解人家，就在心里把人家划成另类，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良家妇女最擅长这个。”

德飞笑道：“听你这口气，你是什么？”

“我……我跟你们这些已婚、离异妇女不好相提并论。”

分别的时候，辛夷邀请德飞留下同眠。

德飞笑着拒绝：“算了，你又不习惯跟女人睡。”

离开辛夷家，德飞和半夏一起牵着泡泡，走在小区静谧的夜色中。

分手的时候，德飞微笑着对半夏说：“你是最幸运的，好好珍惜。”

半夏和丈夫高磊是少年早恋，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恩恩爱爱，不多久连女儿也生好了。总之，该干吗干吗，一点时间也没耽搁。

半夏点点头，悲悯地看着德飞，眼睛在月色下闪烁着泪光。

这种眼神让德飞极不自在，“我没事。不用担心。真的，现在无所谓了。”她反过来安慰半夏。

看到德飞了无憾色，半夏说道：“我真是佩服你们，真洒脱，这么重要的事都拿得起放得下。”

德飞听得出半夏的潜台词，有点谴责自己不够痴情的意思。她笑着说：“放不下也得放啊，我也想过一哭二闹三上吊，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再怎么做也不会有用的。”

才回到家，德飞的手机就响了，是辛夷打来的。辛夷劈头说道：“喂，你听出来了吗，半夏真的以为他们的爱情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幸福当中的女人都弱智。我以前还不是以为我和胡雷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那些什么喜新

厌旧、见异思迁、感情破裂等等杂志小报上的故事跟我们通通没有关系。”

“就是，哪有什么例外！你现在醒悟了也不晚，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德飞打断辛夷，正色说：“千万别受我影响，该结婚还得结，难说世界上就有半夏他们这样如胶似漆、白头到老、恩爱一生的！世界这么大，有一个高磊，肯定就有第二个、第三个高磊。”

辛夷咯咯笑：“你还真相信？——呃，要不这样吧！高磊那么优秀，干脆我跟他结婚好了。”

“发癫！”

“真的，反正我现在没人嫁，不如试试高磊，看看他和半夏是不是真的是铜墙铁壁无缝可钻。”

“胡说八道！我告诉你，打谁的主意也不准打高磊的主意！”德飞说着说着，想到辛夷的个性，不由心生警惕，严肃地补充道，“我是认真的，你真要这样做，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辛夷一怔：“干什么？又不是掘你们老杨家祖坟！”

德飞语重心长地说：“留着他们，就算留着点希望。”

2

既然不愿意和一切“公”的有瓜葛，自由了的德飞发现自己自由得无所事事。一段时间内，她不是充当辛夷约会的电灯泡，就是天天按点去半夏家吃饭，反正高磊现在常常不在家。

高磊十个月前还是一名现役军官，过着清规戒律的生活，一周只有三个晚上能获准回家来住。这种憋屈的日子过够了，退役后，他没去国家单位，拿着安置费和几个战友合伙开起一家汽车装饰公司。

通常要周末，高磊才有时间陪老婆孩子。去超市购物啊，郊外爬山啊，德飞一律跟着。以致有一天泡泡在幼儿园上算术课，老师问她家里有几口人时，泡泡答“四口”，把她也算进去了，让老师误以为她爸养了二奶，竟然还养在同一个屋檐下，大惊失色。德飞听说这件事，哑然失笑之余，及时自省，觉得自己不能以离婚了为理由侵扰好朋友的私人生活。

尤其是听到辛夷为了她吞吞吐吐推掉约会之类，发现自己真的变成了一个累赘，感觉真不那么好。

德飞说改就改，除了周三，不再跟那二位见面，下了班就呼朋引

伴出去胡吃海喝，在饭桌上大讲各种段子，张牙舞爪。

她还发起“鲜花活动”——每天早上上班，谁要是发现自己桌上插着一朵鲜花，谁晚上就请客。

有天她在一个“个性玩具”店发现一坨“屎”，逼真极了。大喜，当即买下，挨个办公室恶作剧。趁谁不在，就把屎搁谁桌上，为增强效果，还在旁边放上一团捏得皱巴巴的手纸——上面浇点茶叶汁。遭遇的人没有不上当的。

这个游戏玩到有一天一个中年娇妇看到桌上赫然一泡新鲜出炉的屎，竟然当即瘫倒为止。

德飞在公司的人气如日中天，吃喝团成员从五六人扩展成两桌。

疯狂地工作，疯狂地吃喝玩乐——离婚女人的典型症状之一。

在这段时间，德飞深深理解了那些在各种饭局上端着酒杯见人就敬、谈笑风生、语惊四座的泼辣女人。焉知钢铁不是这样炼成的。当然，也有生下来就打着钢铁夹板的女人。

3

最初的几个月之后，德飞“有滋有味”的日子过得很快。

一晃两年过去。

一个周末的早上，德飞躺在床上，阳光透过窗帘，热情地照在床脚。她没打算起床，翻了一个身，放开地睡，充分享受离婚的另一个好处：不用早起给人做早点了。

其间醒了几次，又迷糊过去，一直睡到快到午饭时候，被电话吵醒。是她爸爸打来的电话。老头子一听她还没起床，勃然大怒，骂道：离个婚有什么了不起，人活一辈子，不结婚就不好好过日子吗？我和你妈都相信你，还以为你早调整好了准备向前走，没想到你对自己这么不负责任，放纵自己……

这劈头盖脸的一通骂彻底把德飞的瞌睡弄没了，为了平息老人家的怒火，连声保证马上起床，绝不再虚度时光。从今天起不仅好好工作，还要好好生活，争取活得风风光光，比那有老公孩子的人活得还要带劲。

平时不苟言笑的德飞爸又破天荒地推心置腹跟她谈了一大通，讲

了情感经历挫折后，人们通常会如何如何，而正确的应该要如何如何。总之，从理论到实际，从宏观到微观，于情于理都讲到了。

德飞心里很奇怪老爸对于婚姻情感方面竟然有这么多算得上出色的见解，也不解老爸对自己的状态竟然颇为了解。他们家在附近一个小城市，离婚这事，她没跟家里多说，离婚后更是少有谈起自己的生活状况。她自读大学起，一直独立生活，遇事没有依赖父母的习惯，和姐姐们也极少谈自己的情感生活，总之，和家人之间，基本上只是物质方面的往来，也就是说物质匮乏时互相援助捐赠。结婚后，她更是全部重心都在自己的小家。

德飞思忖：毕竟血浓于水，姜还是老的辣。说不定老爸年轻时候也是摸爬滚打，情海搏浪，深有体会。

不管如何，她得承认老爸至少有一点说得对，她现在的生活状态应该不算正常。她爸还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人二十多是金，三十多是银，四十多是铁，五十以后基本就是废铁。她知道这句话里的“人”应该换成“女人”，她爸这是给她留面子。

说实话，她才意识到自己刚过的生日是三十三岁，三十三岁！

“没想到我已经进入白银时代了，还以为是金色年华。要是再结婚，连恋爱带结婚怎么也得一年，就算结婚就怀上孩子，到生时差不多也是高龄产妇了。”

就像是给德飞她爸的话做注脚，德飞他们部门新来两个员工，一